

《星辰交錯的命運軸線》

當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湯馬斯·弗里曼(Thomas L. Friedman)於二〇〇九年寫下《世界又熱又平又擠：全球暖化、能源耗竭、人口爆炸危機下的新經濟革命》一書時，他那攫取過三座普立茲獎的記者目光，便彷彿已預視到一個新形態的世界，一個令我們全都挨擠著身體，誰也不能逃離誰、休戚與共的世界。

一隻亞馬遜深林裡的蝴蝶款擺雙翼，掀起撼動千里之外帝國的颶風，然後倒骨牌般，擴散成災難性的漣漪，旋又抵達古老非洲大陸，掀起另一波無盡飢餓與死亡。世界這麼近，幾乎就在我們身邊，卻又近得叫我們看不清全貌。

可是如果你把步調放緩些，凝視的目光拉遠，悠悠穿透百餘年光陰，會發現十九世紀的世界地圖還充滿著許多美麗謬誤。古老的中國像是隻寤寐酣眠的老虎，擁抱著輝煌戰功與往昔回憶交織而成的方圓天體，直到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的第一響砲擊，方幡然醒悟，才睜開眼，一個陌生新世界已親身前來叩門。

一八六五年六月一日，駐京英使 *Freeman-Mitford* 寫給故鄉友人的書信裡提及，曾出任三屆英國首相、保守黨領袖 *Smith-Stanley* 如此評價中國：「北京是個巨大的失敗，對吧？整個地方沒有一棟二層樓的房子！」*Smith-Stanley* 的務實目光，無法理解中國庭園講究風水身分的造景藝術，只覺得那些大肆鋪張，不過是愚笨中國人在浪費土地罷了！但在 *Freeman-Mitford* 眼裡，自己身處之地卻是個怪異迷人、難以言說的存在，「建築的明亮色澤和巧妙構思，映襯在茂密的樹叢中，取得賞心悅目的效果。紫禁城的城牆上，鋪蓋著黃色的琉璃瓦，四角建築樓塔，陽光下金碧輝煌，尤為醒目。」對此，他下了一個無比生動的註解，「北京就像個奇大無比的骨董店，形形色色的古玩之間，不乏灰塵污垢。」若將之放大，代換為彼時西方人眼裡的中國，如此形容，怕亦絲毫無損。

無奈文化的扞格何其巨大，來不及跨越鴻溝，一切便消弭在戰火摧殘之中。被世人誇耀為「東方凡爾賽宮」的圓明園，自康熙起始歷經數代帝王，幾乎橫跨一個半世紀修整的壯盛光景，殘酷地，具體而微喻示了整個近代中國的身世縮影，起初一點一點敗亡，然後就一夜焚盡。

在斷瓦頹垣的虛廢中，無論如何不願意，衰老的帝國同樣也得面對自身命運，開啟中國近代紛擾多事的序曲。

§

遲暮的中國巨船稍稍傾斜，擾動的水花，已猛烈搖蕩著周遭土地。自一八五九年起，法國陸續以保護傳教士和天主教徒名義，節節進逼越南，著實令阮朝第四任皇帝阮福暉寢食難安。這位勤於鑽研學問的嗣德帝，同滿朝官員一樣安穩棲居在崇奉堯舜的儒學世界，悠然編纂《嗣德聖製字學解義歌》與《欽定越史通鑑綱目》，然而一坐上談判桌，卻不免磕磕絆絆、進退失據。投身西方世界那套你

來我往的遊戲路數，外交接觸、協商談判、報紙公論，嗣德帝越想走出阮朝自己的路，越想擺脫清法兩大國的箝制，尋得一點喘息空間，手上籌碼便悉數散盡。兩次過招，轉眼南圻北三省嘉定、邊和、定祥，與較為富庶的南三省永隆、安江、河仙，盡成了法國囊中物。他急急回頭，恍惚想起那個曾經十五次上書疾呼改革體制，遊歷歐洲歸來的阮長祚，編織了一個令他們驚詫駭懼的烏托邦，旋即被眾人斥做胡謔狂妄、敗壞綱紀的一幕，不免黯然。最終只得走回老路子，既重新向中國朝貢尋求庇護，同時委身與法國妥協，裡裡外外無著無落，一如河面上的無根飄蓬。

望著自己的微小國度在地圖上滅跡，身心俱疲的嗣德帝這才真正體會到，文明從來都只是一張薄脆的紙。優美法文寫下的條約，不過是用另一種方式闡明法國意欲搶佔最佳位置攻入中國腹地，再次藉由海外掠奪重振聲威的巨大野心。

談判桌上解決不了的，就只能動刀動槍見真章！個性剛烈的劉二約莫會一把搶過那張文謏謏的和談條約，當面撕了個通透，再狠狠啐上一口！邊城小民，耕田吃不上飯，劉二打八歲起就隨父親流浪到廣西南部的上思縣，在左江上幹起苦力船工，間或窩身越南芒街打點零活，日子苦得過不下去，包袱一扔、掄起棍棒就成亂賊。二十歲的劉二農民工出身，跑去參加三合會響應太平軍反天朝老子，名氣越打越響，一八六五年領了一幫忠心耿耿的弟兄，被馮子材率清兵圍剿，逃進了越南保勝地區，設寨為王，還順道清掃了當地白苗土霸盤文義匪幫，就此安身立命，又幹起耕田活。但此時的劉二已非當年沒沒無聞的毛頭小夥，麾下黑旗軍遠近馳名，人人都知道，他是驍勇善戰的劉永福。

當清廷對阮福峙的百般呼救冷淡處理，出人意表的歷史轉折，竟讓這支遊走黑白兩道、十足幫派風格的勁旅，匯集太平天國餘黨、三合會、安南人、中國人，甚至是你想都想不到的，那些受到利益誘惑的法國逃兵，拋下手上鴉片與軍火買賣好賺頭，隨山寨頭子劉二挺身而出，一齊站到阮朝人民身旁。劉永福領著這伍雜牌軍，投入了長達十五年的抗法援越戰爭，屢屢命若懸絲、危在旦夕，內心五味雜陳地從反清分子，搖身一變成了護衛國土的義士。

滇桂民間有順口溜，說劉永福「一戰而法駙馬安鄴授首，再戰而李威呂(即法將領李維業)分屍，三戰而法全軍焚滅」，寥寥數句，道盡劉永福的輝煌戰績。然而順口溜無法呈現的，是一八七三年斬殺安鄴，以肉身、刀械、土槍，對上法軍新式來福快鎗、卡乞開司機關鎗、開花彈大炮的慘勝；是一八八三年紙橋決戰，面對捲土重來，軍容更盛的法軍，黑旗軍大刀隊撲地詐死，迅速以預備好的豬血、朱砂塗全身，待法軍呼嘯而過，猛然躍起，使敵兵腹背受敵陷入重圍，殺得現場滿地頭顱兜轉，哀號啼哭盈耳不散，連法軍統帥李威利也被砍成肉醬，面容難辨。順口溜難以呈現的，是一八八三年夏秋之際，法國派遣鐵殼艦展開報復性出兵，幾經惡戰，法將領波華深夜炸崩河堤，令懷德府方圓數百里頓成澤國，黑旗軍險險沒頂，沒人來救，還得靠越南人民撐來木船、竹筏，一個接著一個，拉上岸。

待戰火燒到自家門前，清廷才姍姍來遲地對法宣戰。霎時，劉永福被擢升為記名提督並賞戴花翎，望著前來援助的廣西提督馮子材，不勝唏噓。光陰荏苒，

現下兩人都已是年過半百的老將了，如今老驥伏櫪、征途同道，從敵人變盟軍，還是得繼續投身方酣未止的戰事，一刻不得閒。

§

一八八四年八月二十三日馬江海戰爆發前，由左副都御史被外放至福建軍務會辦的張佩綸，躊躇滿志、好不得意，彷彿一肚子的治國抱負，總算可以付諸實行。二十三歲中舉人、二十四歲中進士，一路平步青雲，當上翰林院侍講，恰如世故機俏的張愛玲所說：「成名要趁早！來得太晚的話，快樂也不那麼痛快。」然少年得志，未免恣意輕狂，自李鴻章到與俄國談判示弱的大臣崇厚，無一不直言敢諫，批得一幫高官個個暗恨難言，張佩綸成了滿朝側目的“青牛角”。但儘管好論戰事、胸臆間調動萬馬千軍，真正輪到自己帶兵征討法國蠻邦，張佩綸卻無異是個十足門外漢。他不僅對以商船示人，停泊在馬尾港長達一個月的法軍戰艦掉以輕心，更將船小炮少的艦艇集中在一起，臨陣對峙之際，為顯泱泱大國風範，甚至預下戰表表露君子氣節，終而讓法艦發動奇襲，不費吹灰之力全數殲滅南洋艦隊大小二十二艘，連同閩江沿岸兵工廠、造船廠付之一炬，毀掉了左宗棠多年的苦心經營，也令法軍佔盡海上主控權。

狼狽的張佩綸在大雨中跣足竄逃，勉強保住一命，卻逃不過革職充軍東北，人生起落，彈指之間。落寞餘生，當年朝堂上彈劾的對象李鴻章，卻因惜才下嫁自己鍾愛的小女兒。時年二十三歲、芳華正茂的李菊藕，不質疑父親決定，對於眼前這個懷憂喪志的老丈夫，僅僅寫就詩句「論才宰相籠中物，殺賊書生紙上兵」，相知相惜的日子，有心疼，亦有幾分不捨。作家張愛玲在《對照記》中，看待這個日日借酒澆愁的窩囊爺爺，揣度心思，怕是張佩綸也自覺辜負了恩師父女。

一顆星辰的殞落，燃亮夜空另一處晦暗。馬江海戰的軍事行動，讓這位五十六歲，已擁有三十五年軍旅經驗的中將指揮官孤拔(*Courbet*)，找到證明自己能力的大好機會。在這十九世紀下半法國最大規模的海上戰事裡，孤拔順勢將自己推上了遠東艦隊的統領大位，繼而將銳利目光，投向藏有豐富燃煤礦產的海上島嶼—台灣。

§

在清朝諾大的殿堂上，小小台灣，也曾成為眾人激辯焦點。舉棋不定的康熙帝，在「臺灣僅彈丸之地，得之無所加，不得無所損」立場中搖擺著，反對者疾呼「海外丸泥，不足為中國之廣；裸體文身，不足共守。日費天府金錢而無益，不如徙其人而空其地矣」，一度要讓這塊漂浪島嶼，繼續浪遊在世界角落，即便施琅在奏疏中，極其動人地寫下他對台灣的溫柔凝望，稱其「備見野沃土膏，物產利薄，耕桑並耦，魚鹽滋生，滿山皆屬茂樹，遍處俱植修竹。硫磺、水藤、糖蔗、鹿皮，以及一切日用之需，無所不有。向之所少者布帛耳，茲則木棉盛出，

經織不乏…」終令這海外孤懸之地，免於遭棄，然「鳥不語，花不香，男無情，女無義」的刻板印象，仍根深蒂固殘留在天朝大臣們心底。

正當台灣獨自在帝國的邊陲放風時，來自海上虎視眈眈的洋人，早已把探索的觸角伸入這塊豐饒之地。一八四七年英國海軍上尉 *D.M. Gordon* 搭乘英艦 *Royalist* 號至基隆，次年即於英國皇家地理協會提出基隆煤礦勘查報告；一八四九年九月七日，美國海軍「海豚號」(*Dolphin*) 自基隆港偷偷運出少量煤礦樣本，送回美國本土化驗，結果發現基隆煤礦質量比英國利物浦所產的煤更佳，報告裡甚且警告說：「有了如此便利的煤礦，可以減少美國對歐洲煤源的依賴。這將很快地引起其他國家對台灣的注意。」

在列強已紛紛劃據中國領土的十九世紀末，孤拔和法國政府很快就意識到台灣重要性，因而引航起錨，率浩大艦隊緩緩逼近，一邊在腦海勾勒以台灣為基地，制肘清朝蠢蠢欲動的微小反抗，一邊與安居香港的英軍，形成勢均力敵、亦敵亦友的利益平衡。而另一頭，頂著督辦台灣軍務巡撫銜稱的劉銘傳，略施小計，自法外交官眼皮底下脫身，夜渡惡水抵達基隆，可是等在他眼前的，不僅是孤拔的壓境軍艦，還有那更加棘手無解，湘淮兩軍盤根錯節的經年宿怨，將陷他於腹背受敵、孤立無援之境。

時序移轉，星辰交錯的軸線彼此兜攏，隱約可聞戰鼓的益發清晰。在歷史書頁記載的一八八四清法戰爭中，福爾摩沙美麗之島連同那些難以數算的登場人物，一一在光陰的軌跡上走馬亮相。但無論是劉銘傳，抑或孤拔將軍，甚至含括台灣小島自身，都無從參透命運走向。在一切不可知的佈局之上，時間的書寫以更廣幅奏綜觀全局，甚且偷偷留下了興味盎然的伏筆。祂引著日本人東鄉平八郎深邃而沉穩的目光，自馬尾海戰，一路尾隨孤拔至基隆、淡水外海，目睹所有戰事第一線，讓他在十多年後的甲午戰爭，以同樣襲擊戰術，於黃海大戰殲滅北洋艦隊，奠定奪取台灣的第一步，充分體現晚清思想家魏源所提「師夷長技以制夷」救國謀略。

只是，東鄉平八郎的詮釋角度稍稍不同，他竊法軍之技劍指中國，優雅地，以夷制夷。